

林海音

剪影話文壇

臺靜農題

林海音

剪影話文壇

臺靜農題

剪影话文坛

台湾 林海音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2}$ ·9 $\frac{1}{2}$ ·192,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社目: 147-201 书号: 10309·142 定价: 1.90元

17271/30

目 录

书前的话 (1)

剪影话文坛 (5)

从何说起 (5)

文艺斗士张道藩 (14)

女兵在旧金山 (16)

当年一“抗议” (19)

林语堂著作等身 (22)

五十两黄金·一块破抹布 (25)

湘女为何多情 (29)

没有散文的日子 (32)

“凌迷” (35)

婆婆一姬扮四郎 (38)

徐訏“笔端”下 (41)

从头谈起 (45)

写“家”的大男人 (48)

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51)

默默的，燃烧着的灰烬 (54)

两只翠鸟 (57)

孤独的旅人，并不寂寞·····	(60)
女子弄文诚可喜·····	(63)
没有组织的组织·····	(67)
笔的两端·····	(71)
“聊大天儿”·····	(74)
捞鱼的日子·····	(77)
缺少一本文艺辞典·····	(80)
太行山上一男孩儿·····	(83)
从新潮到古董·····	(86)
小说家应有广大的同情·····	(89)
铁和血和泪铸成的吴浊流·····	(92)
迟开的全运会·····	(96)
“清汤挂面”一女生·····	(100)
三十年有成·····	(104)
吹断“喇叭手”·····	(107)
观音亭的来信·····	(110)
谚语之夜·····	(114)
酒会已散·····	(117)
诗的婚礼，诗的岁月·····	(120)
二弦·····	(124)
“居于良知，忠于性灵”·····	(128)
三郑一林·····	(131)
一卷送不出的录影带·····	(134)
宜兰街上—少年·····	(138)
“不要紧吧!”·····	(142)
一天二十七小时·····	(146)

“笔”和“路”	(149)
穷半生得一作	(153)
拉杂写朱家	(157)
打个岔	(161)
我不是“二毛子”!	(187)
形象	(190)
一生劳绩在翻译	(193)
认真的，诚恳的	(197)
姜是老的辣	(200)
说不尽	(204)
“一旦停车”记阿勋	(247)
美西行追记	(252)

〔附 录〕

怀念老编	(267)
热爱写作与编辑的林海音(隐地)	(267)
我满怀由衷的感激(黄春明)	(269)
君子三变(钟铁民)	(272)
我无限的尊敬的感情(杨蔚)	(274)
滋润多少文坛新秀种子(郑清文)	(274)
轻言(七等生)	(275)
那段日子(马各)	(276)
令人怀念的岁月(钟肇政)	(277)
作家资料	(279)
本书所提到的作家	(290)

书前的话

林海音

《剪影话文坛》就要出版了，有些话还要向读者唠叨一番。

书中文章都曾在《联合报》发表，只有《一旦停车记阿勋》刊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铁和血和泪铸成的吴浊流》是一九七七年为《吴浊流作品集》所写的纪念文，《姜是老的辣》写成后，因故未能在“报上见”，现在让它在“书上见”。

报上刊出各文的时间是自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起，每星期五和读者见面，到同年底止。《美西行追记》则是一九八四年一月的事，所以除最后一篇外，在文中如见“去年”字样，都是指在一九八二年。

写作期间，有三位亲人和文友去世。一是先母林黄爱珍女士，逝世于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四日，所以文中先称“家母”，后称“先母”。另二位是吴鲁芹先生和余阿勋先生。本来要活生生地写他们的，没想到完稿后竟成了追悼文。

我写了上百人，但是看看预列的名单，竟还有五十位以上没写，这是因为一九八三年九月到十月出访停笔，回来后却又写了一阵在外国会晤新旧文友的情形，这样一来，就把原定计划耽搁下来，到了年底的预定结束期，就不得不向读者及文友告罪。那时曾说，等准备出书时一一补写。

但是这个预定现在也难实现，因为稿子是逼出来的，我做了多年编辑，知道怎么逼人，现在我没人逼，文章自然写不出来。只有冀望于将来再有被动的情势发生，当可完成全部构想了。

我把该写而未写的人和事，略举一些。人的方面，已故的如李曼瑰、司马桑敦、言曦、朱桥、陈克环、吉铮、雷震……诸位。雷震先生是《自由中国》的创办人，我来台后最先投稿的杂志就是《自由中国》。该刊文艺版主编是聂华苓，因此和雷先生及夫人宋英女士得以结识。雷先生出“关”后不久，正赶上也曾是《自由中国》作者孟瑶为崇她社演唱《四郎探母》，雷先生来信要我代买门券，后来孟瑶送给他，于是高大光头的雷先生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颇为引人注目。此外已故的台湾籍作家张深切、张我军、钟理和、吴瀛涛、叶荣钟诸位，也是我预备写的，因为他们对台湾的新文学有很大的贡献。

其他未写的，首先要提的是台静农先生，台先生一开始就为《剪影话文坛》题签，后来写黎烈文又向他寻求资料。想着应专写台先生一篇，竟因没得再跟他聊一次，就蹉跎耽搁了。再有如：童真、胡品清、夏菁、李敖、杨蔚、丁树南、侯榕生、邵侗、叶曼、高阳、於梨华、黎中天、王文兴、晓风、蒋芸、叶石涛、陈火泉、文心、李乔、廖清秀、杨牧、季季、黄娟……呀呀，不胜枚举啦！搜集资料，查证事实，相当麻烦，需要破出工夫慢慢儿来呢！

在文事方面，我想追述第一次跟文艺界访问金门和东引，及作家应邀访游太平山等活动。又如《文学杂志》创刊

后，每月在创办人之一的刘守宜家有个“春台小集”，出席人员包括吴鲁芹、夏济安、夏道平、周弃子、彭歌、郭嗣汾、何凡、孟瑶、琦君、聂华苓等人，也是台湾文艺界最值得怀念的文艺生活。

我写本书的重要动机之一是平日爱拍摄及保存照片，因睹人而成文，没想到刊载期间引起读者那么大兴趣，有些读者并以“图文并茂”来夸奖。文友们更热心，给我建议，订正错误，并代为查证和补充资料，使我那每篇千把字的小文，益为增色了。如齐邦媛便很郑重地建议，虽是信手拈来之作，也应提供人或事的较翔实的资料。纪刚忙中给我设法找到已故李春阳的资料。我把纪弦两本书名写错，张拓芜、沙牧及一位读者立刻写信来改正。为找刘非烈之影及身世，崔小萍、朱白水及不识读者都提供我资料。为此，我在出书前，将作者的出生年及本名补足，以增读者的了解。又，在报上刊载时，因为时间匆忙和篇幅有限，每篇只附一张照片，难免有意犹未尽之感。编辑本书时，我又在数十本照片簿中，每篇多选出一张有关的，或时间不同的照片补足。例如原刊张秀亚一张，是她小女生时去找凌叔华的照片，这次则加入一幅前几年凌叔华来台，她们的合照，前后比照，相差五十年啦！今昔情势不同，看起来就趣味盎然了。又如十几年前我给“二弦”纪弦、痖弦拍的照片，这次加入我今年赴美又给他俩拍的。寻求和安排这些照片，也煞费苦心哪！

我写“剪影”文坛诸君子，并无先后、轻重、亲疏之别，

只是谁的资料全就先下笔，有时写了一半，资料跟不上，只好停笔换将，因为那时每周定时交稿，比赌债还难拖赖，所以是不暇考虑先后的。相信各位文友会谅解这一点。

我已写的、尚未写的人和事，无论他们或她们现在在哪儿，也无论星移物转，三十多年来，人间的变化如何，提笔为文时，都会让我有无限的忆念。

“剪影”工作告一段落，因述经营此书经过，就教于文坛诸君子。

一九八四年七月底

剪影话文坛

从何说起

《联合报》的三十周年纪念，应邀写“流水十年间”一文，当时曾选附三十几帧有关的照片，但在该文连载五天的期间内，因为篇幅的关系，每天只能选刊一幅。过后编辑先生告诉我，读者对我的文坛影集倒非常感兴趣，问我是否有意思另起炉灶，索性扩大范围，写个附图的三十年文坛回顾什么的系列小品好不好？因为文友都知道，我手边的数十册照片中，泰半以上是和文坛、文友有关的。

我倒也早有此意，因为自己从事写作不止三十年，就打从一九四八年底返台算起，也有三十五年了。这几十年，没有离开过写作、编辑、出版的岗位，因为工作的关系，不免“交游广阔”，同时又喜爱收集照片，而若干年来，自己也爱拍拍照，我的照片簿就几乎成了资料库。每次因为找什么资料，翻腾这几十本照片簿时，常使我走入时光隧道，把真要找的忘在一边，却因为看到某些照片，记忆拉回到



台静农教授很高兴地说：“这也是一种文献嘛！”

二十年、三十年前去，联想到那时期的许多往事，半夜了，还徘徊在满地铺陈的照片堆中。

我答应了这个新的邀约，和主编先生几经商量这个专栏的命名和怎样的写法，我的意思是——这只是一个我个人艺文坛上交游的剪影纪录，仅就我所收藏的，有影才写，无影不录，是以“影”为主了。内容呢，只要千把字即可，无关乎影中人的作品评介、生平履历等，只是一篇篇的看图小品。更重要的是，无论我写谁，不管他们如今做什么，请让我随心所欲而写，因为这不是文艺论评，是散文嘛！

这样敲定了，却又半年多过去。我一方面着手整理照片，也不断地思索，要从何说起？凡事开头不易呀！一个月前，跟台静农先生通电话，求他赐墨宝，给这专栏题个字，并且请教他，这样写法的专栏，是否还有些意义。因为他曾对我两本各附有数十帧图片的《作客美国》和《芸窗夜读》，颇为欣赏，因此他在电话中很高兴地说：“这也是一种文献嘛！”并且很快地把题签寄来。

从一张书桌说起

就算是主编先生给我充分的自由，让我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总还该有个开头儿。想了想，就先从我自己写起吧——写我从一九四八年底自基隆上岸起，写我从一个写作的的朋友都不认识起，写我从一安顿好简单的家就出去买报看起，写我从堂兄阿烈哥那儿弄来一张小小的旧书桌起……怎样的日渐一日，伏案握笔的工作，成了我终身的爱好和职业，广交了这么多艺文坛上的朋友，而今日，竟到了该

写点儿回忆什么的日子，三十五个年头儿过去了！

从基隆上岸到台北，是先住在东门町的二妹家。他卸下简单的行李，就南北奔波地去找工作。左营有他北平（京）师大附中的老同学宾果先生，很热心地为他张罗，结果还是因为洪炎秋先生的关系（宾、洪两位都过世了），一脚踏进了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国语日报》。台湾国语界的工作者有一句幽默的话：“ㄅㄆㄇㄏ，得吃得喝”，所以他工作至今。

一九四九年初，我们搬到重庆南路三段的宿舍来住，十八坪不大，只有一顶日本“皇军”色的大蚊帐，一张矮桌，也就勉强可以应付我们一家人二十四小时的生活所需了。三个孩子——八岁的，四岁的，两岁的——就每天在这十八席上翻来滚去。榻榻米的房子，日子倒也好混！

我呢，走出了木板墙的家门。那时的重庆南路二段和三段间，还隔着一些弯弯曲曲的巷弄，我就在这些巷弄中绕来绕去，认识环境嘛！忽然发现了一间矮屋，是《公论报》的分销处之类的地方，高兴极了，赶紧买了一份报回家，先看副刊，副刊的内容很合我的胃口，于是每天都要到那不知名的巷子去买一份《公论报》，终于兴起了“投稿”的老毛病。稿子很快地刊出了，都是些读书杂记。《飘》的作者死了，我就写了《文星殒落桃树街》，读了果戈理的《死灵魂》，我就写了《向乞乞科夫学习》。我在台湾的投稿生涯是从《公论报》起的呢！

为了写作，我们实在缺少了一张书桌。那张矮桌虽可席地伏案，但我们毕竟不是日本的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

盘腿跪坐，来不赢！阿烈哥知道了，他日据时代在放送局，即光复后的中广公司工作，住在长安西路的宿舍里，就要提前退休了，把一张小小的旧书桌送给了我。没想这张书桌，我使用了差不多二十年，趴在上面写了千千万万的字，后来桌面干了、翘了，木板生虫了，碎屑常一堆堆洒落在榻榻米上，我扫巴扫巴还

是一样地使用。它曾放在卧室的窗前，更久是放在走廊的尽头。走廊头上也有一扇窗，我白天在那里写作，有窗明几净的感觉，晚上嘛，夏天脚下是一盘蚊香，冬天膝头是一张毛毯。请看下面我在破书桌前的照片，倒也颇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心情呢！



三个孩子——八岁的，四岁的，两岁的
就每天在十八席上翻来滚去。

初识乡土文学

一九四九年起，我写了许多台湾民俗乡土的小文，刊在



在这张破书桌前工作了二十年，夏天脚下是一盘蚊香，冬天腿上是一条毯。

《国语日报》和《民族报》上。写这些小稿的时候，心情十分愉快，因为台湾虽为我的第一故乡，却因自小离开，是在北平（京）那个地方成长的。所以回来后，要处处熟习家乡的一切，遇到有关民俗乡土的文章，总要仔细研读。当时阅读书籍

有做笔记的习惯，这恐怕就是家中无书（回台湾的行篋中只有一本英法字典），读物都是借来或到图书馆阅读的缘故。无论听来的或看来的，都会消化一番写出来。

那时常借书或看书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国语推行委员会，那里有些存书，很多有关新文艺的，大陆出版的剧本就看了不少，这些书籍好象是由方师铎、张敏言夫妇管理。另一处是新公园省博物馆的图书室，那是一处公开阅览的好地方，存书大都是日文的。我几乎每天下午到那儿去看书，带着一本笔记簿，随手摘录些书的内容、目录、

要点、读后感等等。两本自一九四九年九月所记的笔记本，还存留至今，偶尔翻阅，看看自己当年阅读的痕迹，倒也有趣。日文的《民俗台湾》月刊，是研究台湾民俗的一份最好的杂志，我因只能阅读，不能借出，所以竟然连每期的细目都抄录下来，自第二卷下半期（一九四二年七月起）到第三卷全年。虽是日文，并不太难懂，撰稿的中日作者都有，象日本有名的民俗家池田敏雄、国分直一、立石铁臣等，我们的作家则有杨云萍、廖汉臣、郭水潭、吴槐、黄启瑞、吴尊贤、朱锋、苏维熊等，真是谢谢他们，把台湾民俗点点滴滴地以文字保留下来。

写在这儿，不免回忆起当时在省博物馆阅读的情况，我曾在一篇题名《生气的脸》的小文中写道：

……前些时常到某图书馆去借书。这个图书馆样样都好，只是管理杂志的部分，却摆了一位“晚娘”在那儿，你向她要杂志的时候，她慢吞吞地站起来去拿。拿过来不亲手递给你也没什么关系，摆在桌上就好了，可是她的整个面孔居然呱哒一下子落下来，把杂志啪的一声扔在你面前。还书时，借书牌也是老远地扔回来。这样扔来扔去，倒是没有一次掉在地下的。……胡适之先生说过：“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

这是闲话，因为三十多年后，这种“晚娘”面孔，还到